政府“大专辩论赛”谁出的钱

重庆应该从纵向看进步，还是该从横向看发展?6日上午，为期25天的“解放思想、扩大开放”电视辩论赛在重庆市三峡博物馆正式开始。来自重庆各区县和各机关部委的共16支参赛队伍将就发展中的疼点、难点、着力点和新增点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，借助电视这一媒体为重庆发展献计献策。(新华社 6月20日)

⬇政府用大专辩论赛模式解放不了思想 东方早报 7月10日 作者:张鸣

[东方早报一评]

辩论赛不新鲜，但官员辩论赛新鲜。即便仅仅是形式上的新鲜，也可能给官场带来某种变化。只是这种变化有好的迹象，也有不那么好的可能。人们都知道，官场一般来说比较沉闷，大家习惯于等因奉此，写报告，做总结，文牍旅行，公事公办，说官话，办官事，讲究的就是四平八稳，滴水不漏。突然之间来了个辩论赛，大家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做官还可以像大学生一样，公开争论，剑拔弩张，吹毛求疵，见缝插刀，而且刀刀见血。如果从此以后，官场人人开始有话讲在当面，意见不同，争在当面，显然是件改变官场作风的大好事。就算像眼下的大专辩论赛一样，已经沦为高校价格不菲的游戏，官场上做做这种带点智力意味的大学生游戏，对官场自身文化氛围的改变，也未必没有好处。

但是，令人们担心的是，这样的辩论赛，也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效应。因为从辩论赛的辩题看，这样的辩论，无论争得多么激烈，点评多么到位，实际上对搞辩论赛的原意——思想解放帮助不大，因为这样似是而非的辩题，是无法深入讨论的，而辩论赛这种形式本身，也不适合讨论问题，论辩的高下，只是在于辩手的论辩技巧和反应速度，以及渲染煽情打动人的程度。当今大专辩论赛之所以江河日下，沦为少数人的游戏，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问题，官员辩论赛，依样画葫芦，尽管参加者变了，但内容却无论如何都难以吸引人。况且，我们的官场空气沉闷固然是一个毛病，但另一个毛病则是形式主义。我很担心，这种辩论赛如果今后如火如荼地搞下去的话，是不是有可能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官场游戏，一种形式主义的游戏狂欢?

眼下的改革开放，进入了一个新的而且非常关键的阶段，进一步解放思想，是这个新阶段的重中之重。解放思想，需要有形式的刺激，更需要实际的措施，切实的制度变革。一个可以操作的改革方案，加上坚决而扎实的落实，比一万种幻想和一百种游戏都要强。说一千道一万，解放思想，其实就是脚踏实地，做实在的事，做一点中国进步一点。百年前，我们的先人就提出过实业救国、教育救国之类的理念，但多数人不屑一顾，认为过于迂腐，可是，中国的进步，最终还是要靠一点一滴的实际工作。

[快报再评]

辩论赛是游戏，如同踢足球是游戏。游戏也可以是事业，踢球、下棋、打电玩都有职业选手，还有专门在世界上推广游戏的职业人士。辩论赛，似是纯粹的游戏，没听说有人以参加辩论赛为业，官员当然也是。

作为游戏，辩论赛不如踢球和下棋。踢球和下棋可能抽主客场、谁先下，比赛是真实的。辩论赛抽一个观点，你很可能为一个不同意的观点辩护，很可能为一个荒谬的见解找理由。人们判断胜负也很难说是针对辩论技术还是针对观点。

官员辩论赛，是一种另类的台上表演，若能使官式思维和官式语言有所革新，也不枉是一个功德，但可能也只是奢望。有一个问题：无关公共利益的、比赛性质的辩论就是一个官员的娱乐，类似于“机关篮球赛”，其经费从何而来?

官场应该有辩论，必须有辩论，但不是比赛游戏，而是真正的政见交锋。

媒体? 商家? 钱? 谁策划了谁

⬇你策划了我，还一笑而过 中国青年报 7月10日 作者 严辉文

来自全国六个省市的高考文理科状元，将聚会四川地震灾区，参加“6省市高考状元灾区励志行”活动。此次活动由成都商报社举办，11名高考文理科状元分别来自湖北、重庆、浙江、云南、辽宁、深圳等6个省市。(《楚天都市报》7月4日)

[中青一评]

看了相关媒体报道，才领教了“励志行”的丰富多彩。他们将以志愿者身份，到都江堰鱼嘴修复工程工地劳动，与灾区中学生们交流，到彭州“决战八一”灾区人民安置房修建工程工地当志愿者，到医院看望受伤民众，啧啧！端的是颇见策划之功力。

让我们设想一下吧，新闻的主角是状元们，配角是灾区人民，一大帮肩负“独家报道”使命的记者客串导演，前呼后拥。不免作报告、摆POSE。笔者并非要完全抹杀其意义，但将这样的活动说是志愿劳动秀、励志见面秀恐怕更为贴切。

显然，一切都在策划者的掌控中。作为组织者的一些媒体发话了，有了“励志”这样宏大的主题作幌子，状元们哪里还能有什么想法? 就连紧张忙碌的灾区人民也只有服从的份儿了。

现在策划好不流行，一不小心你可能就会掉进“策划”的陷阱里。越是聪明如状元、出名如新闻人物者，媒体越要策划你。你最好服服帖帖，不然编导会说你不“知恩图报”，或者还可以干脆封杀你。商家要策划你，你看起来也很难拒绝，不是吗?曾经与清高同行的各类专家、院士一流的人物，都可能不自觉地沦为商品推销员。策划还可能是连环套，比如周正龙到底是策划者还是被策划者，至今尚未见明确结论。

[快报再评]

“高考状元灾区励志行”，一家房地产企业所做的活动，据称是“公益活动”，以“让全国人民了解到成都受地震的影响并不大”“宣传震后的成都依然美丽”为诉求。

同样经历地震，诉求并不一样。有的地方的诉求是“让人知道影响不大”，有的地方诉求是“让人知道影响很大”，不同的企业、机构大概也有这样的不同。有诉求的人想进行表达，是正常的。让人知道的影响大不大，与事实上的影响大不大，可能一致，可能不一致，这也是司空见惯的。

多省的高考总分第一名者能够去灾区“励志行”，是被策划的结果。不过，这些“状元”可能并不反感被策划一次，而且他们作为新闻人物的有效期也只有很短的时间。灾区概念是这次活动办得有声有色的保证，又是这次活动要去除的印象和阴影。

上面是简单的分析。总体看，“高考状元灾区励志行”并不冲突于法律，也不冲突于伦理。真正的问题是那些陪伴“状元”们出席活动的媒体，是谁出钱?怎样保证报道的客观?

驻马店交警支队这一跤跌得真巧

近日，河南驻马店有辆为领导开道的宝马警车被报纸曝光，人称“史上最牛的警车”，不仅因为它是一辆价值80多万的宝马X5，不仅因为它牛气的车牌号“豫Q0001警”，最牛之处在于它竟然是一辆假牌警车。(《东方今报》7月9日)

⬇且看这次怎么解释假牌宝马警车 燕赵都市报 7月10日 作者:曹林

[燕赵一评]

河南省交警总队已确认这是一辆假牌车，并准备向全省交警发通报缉查该车。驻马店交警支队在媒体追访下虽然为宝马车百般辩解，但也承认“确实少走了向交警总队登记等程序”，也即默认了“车是假牌车”——交警竟然带头开假牌车，执法者竟然执法违法，且看驻马店交警支队怎样向公众解释这件事，河南省交警总队又将怎样处理自己违法的下属。

应该无法睁着眼睛说瞎话称这是“谣言”、是“不明真相”的群体对人民交警的污蔑、是网络不负责任的传言——这是许多部门面对丑闻曝光时惯用的说辞。可这次车牌号、车型、时间、地点，一切都有照片为证。

应该没有办法说这是“误解”了。幸亏记者先采访的是省交警总队，确认了这是一辆假牌车(交警总队很可能以为这是哪个刁民在假冒警车牌号，才高调声称要缉拿该车)，然后才采访了当事方驻马店交警支队，使其不得不承认假牌的事实——如果先采访驻马店交警支队，他们完全可能与上级协商将此事在“内部解决”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。

应该也无法解释这是临时工干的，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临时工了。还有什么电脑出错、领导不知情、不清楚相关规定等等常用的卸责借口，这次都没有办法用了。在网友照片的铁证之下，在上级部门的倒逼之下，驻马店相关部门不得不正视使用“假牌车”的违法事实了，不得不想着怎样向自己的上级和公众解释这个问题了：作为一个执法者，如此执法犯法，以后还有什么资格去执法。说“确实少走了向交警总队登记等程序”，如果驻马店老百姓开假牌车被抓后也这么解释，驻马店的交警们能接受吗?

不仅驻马店交警需要解释“假牌宝马警车”，许多部门都要就此作出解释。价值80多万的宝马车到底为哪个领导开道? 连开道车都是宝马X5，那领导的“坐骑”是怎样的豪华? 前段时间媒体曾曝光过驻马店还有许多孩子在墙体多处开裂、大梁被蛀空、窗子没有玻璃、一下雨就停课的危房里上课，再穷不能穷孩子，教育如此贫血，为什么竟然连领导的开道车都这么豪华?

[快报再评]

驻马店的开道警车竟然在郑州被人拍了下来，让人对“无巧不成书”有了新的体会。如果这辆宝马车开到我跟前，我定然想不到要给它照张相，研究其来历。

巧合的是，它的来历还就是经不起研究，连警车牌照管理手续都没有办齐。开道车是财政划拨经费购买，还是自筹资金购买，或者别的途径办来，疑问会越聚越多。开道是一个工作，应正常待之，问题是驻马店这辆开道工作车的配置是否有问题。

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驻马店方面有理由感慨运气差。“无巧不成书”，但这样的“巧”怎么就让我给碰上呢。

没必要咬着牙跟一部商业电视剧较真

这些定妆照一出来，就遭到很多网友拍砖，认为“很噩梦”。“这次叶锦添不仅黑了红楼，黑了古代服饰，连戏曲造型也一并黑了。”“坦白说这些演员卸了妆的样子都不错，化妆之后的造型设计很有阴森感，看来是要整一部魔幻艳情风格的《红楼梦》。”(新快报 6月18号)

⬇《红楼梦》被糟蹋的终极原因 南方日报 7月11日 袁忠

[南方日报一评]

新版《红楼梦》剧组6月份公布了成年宝玉和少年宝玉、黛玉、宝钗等各类人物的定妆照，还公布了第二批“红楼梦中人”的入选名单，一时间，非议纷纷，这主要集中在人物的装扮上。在新浪网发起的“新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网友小调查”中，参与调查的网友有88.87%对此次曝光的剧照作出了这样的两个基本评价：一是舞台感太强。人物穿起这些服饰演电视剧太不真实；二是妖气过重。

于是出现了这样的讽刺，希望不要将《红楼梦》拍成青楼梦，不要将《红楼梦》的拍摄变成烂尾楼，不要将《红楼梦》变成神鬼出没的《聊斋志异》，出现了“求求你别折腾《红楼梦》了”这样的呼吁。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，观众的眼睛越来越雪亮，他们指出的问题常常是一针见血的。

早就有人说过新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选秀热闹了，不等于重拍的《红楼梦》艺术品位就高了。除了给承办选秀活动的电视台提高收视率外，对重拍的电视剧，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。选秀表面上看是现代社会对于草根话语权的尊重，给大众提供了狂欢的机会，但在当代这个消费时代，本质上依然是大众传媒商业化目的下的经济效应。

外在工作的浮躁，各方利益追逐的博弈，注定了新版《红楼梦》的危机。如果说这个方面还有一丝可能转变的机会，那演员们在《红楼梦》所要求的那种精神气质方面就完全没有改变的可能了，试问剧中那几个演员要么生活艳照满天飞，要么在杂志上展露着性感喷火的写真人体，能看出娇羞、淡雅、青涩的少男少女真情意吗? 大观园里面的贵族气质更是无从谈起!

[快报再评]

《红楼梦》重拍也好，《赤壁》的新拍也好，先要弄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，这是一个艺术创作、一个投资项目、一项“文化工程”? 若是艺术创作，那么创作自由；如果是投资项目，那么要算收益；如果是文化工程，那么请按照大众心目中的《红楼梦》和《三国演义》去拍好了。

如果是一项文化工程，政府要投资，你应当盯紧一点，钱怎么用，花钱的人做什么事，都不要放过。

对于艺术创作或文化商业，你不去消费其产品，这就是你的权利。创作家和投资家要怎样操作，看看就行了。创作和商业都需要自由。

本版特约主持人
刘洪波

《长江日报》评论员，杂文家，著有杂文集《文化的见鬼》《高雅的落俗》《苍蝇的光荣》《读出滑稽》《淳朴的异议》。